



花格子闲情书吧

# 亲爱的偷儿



芷涵

她是他生命中从天而降的天使，  
他则是『窃取』伊人芳心的——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

# 亲爱的偷儿

芷涵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亲爱的偷儿/芷涵著. - 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,2001.9  
(花格子闲情书吧)

ISBN 7-5396-2057-9

I . 亲… II . 芷… III 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56594 号

---

**亲爱的偷儿**

**芷涵 著**

---

**责任编辑:**王玉佩

**出 版:**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)

**邮政编码:**230063

**发 行:**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**印 刷:**安徽合肥华星印务有限公司

**开 本:**787×1092 1/32

**印 张:**6

**字 数:**120,000

**印 数:**5000

**版 次:**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**标准书号:**ISBN 7-5396-2057-9/I·190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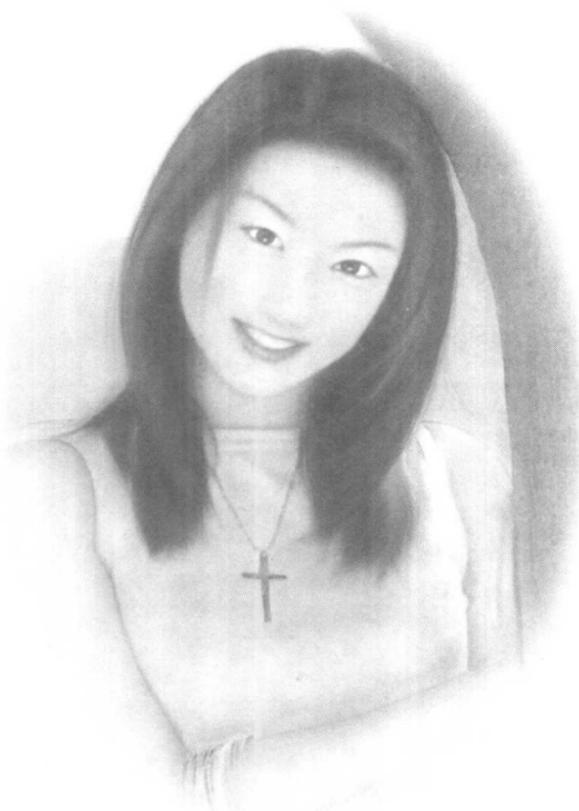
**定 价:**9.00 元

---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花格子 闲情书吧



她是他生命中从天而降的天使，  
他则是『窃取』伊人芳心的——



亲爱的偷儿

## 序

这一阵子，气温回升，恍恍然还以为夏日的脚步近了，在看见漫野的杜鹃及樱花，才将意识拉回初春的现实里。春暖花开，春意盎然，春眠不觉晓，春……尽管四周春景，春意几近淹没我一身，但我仍坚持写一个以夏天为背景的故事，这不知道是补偿或什么心理作用。人总是会想念自己现在所没有的事物，譬如冬天想念夏日吃冰淇淋的淋漓畅快，夏天想起满箱的冬装，总之，是很矛盾的心理。前面扯了这么一堆话，跟这本书的主题有无关联呢？嗯——好像没有吧！

谈起这本《亲爱的偷儿》，我就忍不住想起我关爱的老姊们。(注意，是有“S”复数的喔！)

姊妹之间的感情真的是很微妙，虽说手足就如五个手指长短不一，外貌、性格各有不同。

但真的，在见到我的手足，尤其是姊妹们时，我常觉得是在照面镜子，总会有一些自己熟悉的动作神情想法出现在对方身上，真的很不可思议。

尤其是我和姊妹们就像故事中“芊芊”那对姊妹一样，属于“聚少离多”型，所以，造物者的安排真的很

奇妙。或许你们看完故事会问我，我会不会像故事里的芊芊一样跑去“为姊寻仇”，唉、嗯、啊……（作者此刻忽然陷入“痴呆”状态？）这个嘛，我想我可能没有芊芊那么“足智多谋”吧！而且我还未能有过她那般“奇遇”（有“影子集团”的“协助”及一身脱逃的功夫）。

不过话虽如此，若咱家老姊们真让那个人给“负心”了去的话，吾辈自也不会轻易放过此等“鼠辈”，“灭鼠”的最好良招不就是“下药”吗？

当然，不能真用“老鼠药”，只不过放一些可让其蹲在厕所里“面壁思过”数日的“泻”药，毕竟，我们还是善良纯朴的小老百姓，不是吗？（好像不是吧！）

其实，上面的整人花招我并不鼓励失恋的人们使用，对付那些负心汉最好最有效的一招就是：活得比他好！真的，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，届时，你便可摆出“白鸟丽子”式的笑容，冷笑着看他悔恨当初的懊恼模样。我好像又离题了，怎么好好的一篇序会变成“失恋自救论文”呢？其实，这失恋好像也和这故事有关，在这故事里，我只想告诉大家一句话：

“幸福，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紧紧捉住的！”

相信在看完这篇故事后，你们一定会了解我这句话，很多时候，你以为的“失恋”，不过是自己因被动而让机会流逝。所以，记得：“幸福是靠自己双手去紧紧捉住的！”

或许，看完书后你得考虑自己的手是不是该“动”一下了呢？不过，请记住，要“看完书”喔！



亲爱的偷儿



## 第一章

望着眼前这栋破旧的公寓，冯语芊有些不敢置信，那小子竟也会有这么不称心的事业？难道是自己找错地方了？再看看手中的资料，没错啊！地址的确是在这儿，而且公寓上也的确有挂着“寰铎征信社”的招牌。再说，敏薇给的资料是绝对不会错的！

于是，冯语芊按捺住满心的好奇与狐疑，走进那栋简直可称作是“危楼”的建筑物中。

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吗？郑铎有生以来第一次想去翻查一直被他视为无用、弃如敝屣的农民历。

自己的门外竟然站着一位天使？！

郑铎有些不敢置信地揉了揉眼，没错，真的是有张天使的面孔在他面前。那垂落腰际的微卷秀发，衬出一张细腻如白瓷的脸庞，精致的五官更是上帝的巧思。最难得的是她有一双如星的美眸，眼中全无被人世污染的杂芜，更托出她那天使般甜美的面容，令人怦然心动。

“难道是老天爷同情我长年戍守边疆，特地派了名天使来抚慰我一颗寂寞的心吗？”郑铎脑中所能浮现的





反应竟是这个滑稽的想法。

冯语芊望着这位盯着自己发呆的男子。她当然不会让人白白地看，在相同时间内她也彻底打量了眼前这名有着一张娃娃脸、身穿休闲衫、牛仔裤、趿着一双 K-SWUSS 的蓝条白底球鞋、没有穿袜子的“呆子”。

说他是呆子还真不为过，他那双眼睛盯在自己脸上，好说也快有一个世纪那么久了，又不是瞧外星人，冯语芊心中真犯嘀咕。

他不打算招呼我吗？冯语芊想，这家征信社看来并不懂得待客之道。哪有人会派个呆子来开门，光是对他每个前来的人都在门口默不吭声地盯个五六分钟，客人不早跑光了才怪。也难怪会在这栋破旧公寓中求生存了，想必生意一定差得可怜，看来资料上所说的并不完全正确。

怎么看这都不会是一家赚钱的征信社，光是有这呆子就很难赚得了钱。

或许，她还可以很得意地回去纠正敏薇。天啊！想到竟然可以纠正“影子集团”所提供的资料，冯语芊一时兴奋得也懒得跟眼前的呆子计较，她非常好心地礼貌问道：

“请问这里是‘寰铎征信社’吗？”

天使开口说话了！声音果然也清脆悦耳。郑铎陶醉地想听第二遍时，才恍然发觉这句话是问号，他忙反应道：

“呃——是，这里是。”郑铎顿了一下，“小姐，有何贵

干吗？”他自觉这应算是满得体的一句话。

可是——冯语芊眨了眨无辜的眼睛，环顾四周后她确定自己仍站在狭暗的楼梯间。

“我们一定得在这儿谈话吗？”

郑铎这时才惊觉自己的失态，他连忙侧身请天使入内，一面嘲笑自己，没想到一向自命风流倜傥的自己，竟也会有这种神魂颠倒的时刻，而且竟是对一位素昧平生的少女，这种情况下，难保自己不会被花花公子名单除名。

冯语芊踏进屋内，才发现这实在是家“表里不一”的征信社。它的外表实在是够烂的！但是它内部的装潢——也不是说内部有多金碧辉煌，只是从其摆设、屋内的先进设备，以及品位颇高的装璜设计，都会让人误以为走进了间最新颖微电脑型办公大楼里的办公室，而无法想象它是在这种屋龄至少三十年以上的“危楼”建筑物中。

这家征信社真是有些古怪，冯语芊心想。

郑铎递了杯茶给“天使”后，坐在她对面的沙发上。

“嗯——”郑铎想打开僵局，却惊然地发现自己平常“舌灿莲花”的功夫竟消逝无踪，连想好好讲句话都还得思考半天，负责操纵舌头那根脑神经，竟该死地失灵了！中邪啊……郑铎向天呐喊，莫非天灭我也？！

见对方那副欲言又止、紧张到连舌头都打结的“蠢样”，冯语芊十分同情地看着他。

看来这孩子可能因老板不在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突



如其来的客人，而感到不知所措，以致手忙脚乱吧？可怜的工读生！

唉！谁叫她冯小姑娘生性善良、助人为乐呢？于是冯语芊决定由她先开口，反正日行一善嘛！

“这里只有你在吗？你们老板呢？”她一副大姐姐问小弟弟的口气。

郑铎一听到“天使”的问话后，差点气脉全乱，他急吸数口气后，才把持住自己不因血液逆流致死。

“我可以见你们的老板或负责人吗？”冯语芊再问一遍，好心地怕对方因反应慢而没听清楚。

“我想我可以和你谈。”郑铎缓缓地道。

“你？”冯语芊清亮的双眼中写满了狐疑。

郑铎真想揍自己一拳，他难以想象自己到底在佳人面前表现得多蠢？现在由对方的眼神可以证实，的确蠢得彻底，他无奈地笑着拿张自己的名片递给“天使”。

冯语芊低头看了一眼名片后，抬头时是满脸的震惊。

“你就是郑铎？”她有些不置信地问。

郑铎微笑表示肯定。

冯语芊愈来愈怀疑任敏薇提供资料的正确性。她狐疑地打量着郑铎那张娃娃脸，他有三十几了！？真是不知该替他庆幸保养有方，还是难过他活到现在完全没有长进。

资料上说郑铎是一名杰出的侦探，足智多谋的他曾破获许多案件，甚至有和警方合作的纪录，在其丰富多



彩的侦探生涯中,出生入死,冒险患难之举,繁不胜数,可算是极精彩的一位人物。

可是——冯语芊蹙起蛾眉,这实在是差有够多也!眼前这呆呆的男人怎么跟那精彩人物扯在一起,根本是八竿子打不着,没想到征信社奇怪,里面的人也不寻常。看来那人平常相处的人都是些怪胎。

冯语芊暗自思量,这会不会对自己的计划有影响呢?这可得列入新的考虑部分。

郑铎有些满意“天使”脸上露出的惊讶神情,这表示她原先对“郑铎”的评价似乎满高的,虽然她后来又变了怀疑的表情,但是,没关系,他会努力扳回自己的形象的。

不过,老实说,这天使连震惊的表情都美,那似两潭清泓的眼,震惊时有如两颗小石投进,使得眼波漾起更耀人的光彩。郑铎看得都有些醉了。

不过醉归醉,形象仍是重要得很,郑铎微笑问:“不知小姐有何贵干?”

冯语芊盯着他,实在不敢肯定他真是郑铎,但又还未有其他证据,只好姑且信之,于是她回答:“我有东西被偷了。”

“被偷?!”在自己的专业中,郑铎有其一定的素质及反应,于是他立即针对冯语芊的话,连续问出其他相关问题,如失窃物、失窃时间、地点、作案手法……。

面对郑铎一连串的询问,冯语芊开始有点相信面前这个男子是郑铎的可能性,满专业的嘛!她心想。



郑铎发现当事人对他的问题都没有回答,于是乎他停住提问题,看她有什么反应。

郑铎观察冯语芊的眼神,竟觉得她似乎是以“有趣”的目光看着自己,内含有恶作剧的调皮意味。不可能啊!郑铎觉得一定是自己眼花,这么纯真甜美面容的少女,内心一定也是非常温婉可人才是。她一定在思索该如何完整说出线索资料,才会没有出声吧!于是他耐心地再问一遍问题。

“你可以提供失窃物、失窃时间、地点等一些基本线索给我吗?”

冯语芊有些为难似地摇摇头,实际上她是想看看这位颇负盛名的大侦探,会有何反应,再说,她还真不知该如何形容这被偷的东西呢!

郑铎困惑地看着眼前这似天使般纯美的女孩,他是很愿意帮助她的,但是这样一问三不知的状况,他这身经百战的名侦探也无能为力了!

她实在算不上是位好客户,当然,容貌除外,而且,他又发现了她眼中一闪而逝的淘气眼神。

冯语芊何等机灵,自然是察觉出郑铎的困惑,看来她是有受到怀疑危机了,这呆呆之徒果然有两下子。为了使自己的计划能顺利进行,她一脸真挚,连声音都诚意十足地说:

“那件东西对我来说非常地重要,我的确需要郑先生你的协助。”冯语芊句句肺腑,她的确是需要郑铎来完成计划。



看到“天使”一脸诚挚、求助似地望着你，谁都会误以为自己是伟大的上帝，而允诺慨然相助。郑铎自然也逃不过天使的“魔力”，于是乎，他摒弃了刚才的狐疑，又重新对这案件热衷起来。

冯语芊自然是摆出一副极力配合的神情，心中却为自己十多年来百无一失的招式暗笑不已。

“哦！”郑铎像是发现自己一直疏失的一件大事，“我还未请问你贵姓大名？”对嘛！这才是遇到美女最重要的事，郑铎得意而又庆幸自己没忘记这点。

“我叫冯语芊。”语芊简单地介绍自己。

呀！有姓名的天使，郑铎狠狠地记下“冯语芊”三字。

“郑先生——”冯语芊一开口便被郑铎以手势打断。

“别叫我郑先生，我生平最怕被人称‘先生’，叫我郑铎就好了，名字取来不就是给人叫的吗？大家都先生、小姐的，以后光取姓氏就好了，何必有名呢？你说是不？”郑铎打算以此来拉近彼此的距离。

冯语芊听他这段似是而非的谬论，当然知道他话中的“目的”，但是这调调倒有些合自己的胃口，没想到这呆呆之徒还真有些意思。

“语芊！”郑铎强做镇定，见对方没有反对自己如此喊她，于是急接下去说：“我想，关于这件窃案，一些线索是必须的，希望你能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，否则可能破案无望。”

冯语芊盯着郑铎，思量该如何接话，她计划中似乎没有破案的必要，因此自然不需要提供给他太多线索。



她淡淡一笑道：

“这东西对我而言非常地重要，因此有保密的必要性。至于时间、地点这些事，我并不太清楚，所以我无法到警局报案，因此必须仰赖您的协助，不过，我倒是可以提供你有关的可疑人物。”

“可疑人物！？那也是不错，有几位呢？”

“一位。”

“一位？！”郑铎对这答案有些讶异，这答案代表了两个意思，一是她对整个案件有了绝对的肯定，一是她能拥有的线索真是太少了。

“你确定嫌犯真的只有一位？”郑铎不由地再确认一次。

嫌犯？！冯语芊听了这个令她发噱的名词，心想郑铎大概是太常和警察合作了吗！用语都这么“专业化”。

思及那句话套在那人的身上，语芊就忍不住地想笑，他大概一辈子都没想到自己会有机会和这两字扯上关系的一天吧！

“我确定‘嫌犯’只有一个。”虽然她力图板起脸装严肃样，但是微扬的嘴角仍掩不住其俏皮的模样。

“你知道嫌犯的身分吗？”他轻问，心想，在这种美丽女子面前保持镇定真是不容易的事，连自己都不禁佩服起自己来。

“知道。”冯语芊答得非常肯定。

郑铎满是疑惑地看她一眼，想其对这案件隐藏颇多，会不会是因为她和嫌犯有什么关系，以致有所顾忌？



还是——

但是他仍不想放过任何帮这少女破案的机会。他问：“你愿意告诉我嫌犯是谁吗？”

冯语芊又点头，接着她说了一个郑铎死都想不到的名字。

“殷哲寰！？”郑铎重复地喊一遍，语气中有太多的不置信。

冯语芊见面前这名惊跳起来、嘴巴因太过讶异而呈“O”型、眼睛更有被吓得以致瞳孔有放大现象的男子，不禁又在心中暗叹一声，冯语芊有点同情自己的辛苦了！

郑铎震惊的卡通表情至少持续五秒以后，才开始让思路运转，自己刚刚真的没听错吗？眼前这天使般的少女竟指控殷哲寰是小偷？指控身为云龙跨国集团下任总裁、也是这家征信社另一位老板，及自己好友的殷哲寰为偷儿？

眼前这天使般美貌的少女是谁？为什么她会指控殷哲寰为小偷，殷哲寰偷了什么？

天啊！顷刻间，郑铎的脑子里浮上了千万个问号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

亲爱的偷儿



郑铎反复思索着今早奇异的委托案件。他平时自诩



灵敏的“灰色脑细胞”，现在全像浆糊般地摊在那里。

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绞尽脑汁仍想不出个所以然来。

那如天使般绝美的少女究竟和哲寰有什么关系呢？还有哲寰偷了人家什么东西？

最奇怪的是那少女委托的事，问了半天，一点头绪都没有。到底她是那种白痴型的美女？还是正好相反？

唉！郑铎真的是愈想愈难明白，千头万绪全都打结在一块了。

正当郑铎苦思愁想时，征信社的门被打开，走进了一位高挑美女。

“郑老板，资料我已经送过去了。”绮绮边讲边看深陷在沙发中的郑铎，知道这是他为案件苦恼时所会保持的一种姿势，以她在征信社多年的经验，明白最好是放任而不去管他，以免中止他“灰色脑细胞”的工作。

绮绮回到自己位置上，着手处理起自己手边的事务。过了好一会儿，绮绮被沉重的叹息声吸引，看郑铎无奈地摇头叹息，她有些讶异。

通常他在沉思后，会兴奋地击掌或大喊：“我就知道，我就知道！”可没有一次像今天这样摇头又叹息的，可见事情有些蹊跷，莫非这个足智多谋的老板这次栽了？

她倒杯茶递给郑铎，关心地问：“发生什么事了吗？”

郑铎惊然发现绮绮的出现，反问：“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！”



“就在你‘灰色脑细胞’工作时。”绮绮学起他苦思的模样回答。

“唉！”提起那档事，郑铎的脸又苦了起来。

“真不简单，竟然有事可难倒智多星老板！”绮绮煞有其事地啧啧称奇。

郑铎苦笑起来，他看绮绮，分明的五官，可算得上是个美人，这和当初他决定甄选人员一定要面容姣好有关，他深信面对一位美女的工作效率，一定可以倍增。但是想起早上那天使的面貌，绮绮一下子就给比了下去。

郑铎深怕从此以后“曾经沧海难为水，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

但是一忆及那天使般的容貌，便跟着想起了深深挫败自己的案件。

“老板有解决不了的案件？”绮绮问，她实在好奇，竟也有郑铎解不开的谜。

当初她会加入这征信社，是因为她对侦探小说、奇幻电影之类的东西有股狂热，之后，她亦庆幸这家征信社不同于一般，它并不查外遇追踪等事，郑铎有本事也有本钱挑有挑战性或趣味的案子接，这使得她极乐意待在这家征信社，当然郑铎的才干也的确是她极欣赏的。

所以，她很难想象会有郑老板解决不了的问题。

郑铎维持着苦笑。

解决的方法自然有，而且步骤极为简单，只要他拿起桌上电话话筒，拨数个键到“云龙企业”去找那个罪魁祸首就是了。